

懷念蔡老師

圖／陳利國
文／譚映芬

• 屈指算算，您離開我們已整整四年了。四年來，你常在我的夢中也常在我的回憶中。



還記得在七十二年的夏日，天空中的火傘高懸，我冒著溽暑，手裡拎了隻大皮箱，來到這人地兩生疏的學校。頭一天的報到，是您迎面而來的溫馨一笑，化解了我內心的惶恐不安。也許是你、我有緣，就因您那淺淺的笑容，

留給我深刻的印象。

往後，爲了適應環境及思念家中的一切，膽小脆弱的我經常都會流淚哭泣。每次都是您的撫慰才讓我轉啼爲笑。多次的接觸，我逐漸將您視做我異鄉的親人，樂於和您分享一切的喜、怒、哀、樂。

就像所有初執教鞭的新鮮人一樣。諸多教學上的難題或是學生行爲的處理都讓我感到棘手，而您總是耐心的傾聽，然後將數十年的經驗傾囊相授。

除了工作上的輔助之外，生活上您也像大姊姊一般處處呵護我。宿舍裡只要是由我輪值煮飯時，您總會在一旁幫忙。吃的時候，更不忘讚美我：「手藝愈來愈進步。」聽得我是飄飄然，愈加有信心了。

曾經，我也天真的仰著頭，毫無顧忌的問起你：「蔡老師，你爲什麼還不結婚？」您靜默的臉龐因我突兀的發問而顯得一絲憂鬱，微蹙的眉頭，您緩緩說道：「以前曾在彰化教書，差一點就要嫁做那兒的媳婦了。」這個回答愈加引發了我的好奇，但見您那陰霾的臉，我抑制住了。心中卻想那必是動人的故事，可惜的是沒有結局。

夏天的海邊，風兒徐徐吹來。用過餐後，我喜歡和您併肩坐在堤防，一邊望著那翻滾的浪花，一邊笑談著白天教室中發生的趣事。許多個黃昏，都是在歡愉的氣氛中渡過。

有時，心血來潮，我和你會在滿天星斗的夜晚，跑到空曠的大操場上盪鞦韆。隨著鞦韆的擺動，我們哼著歌，讓歌聲在黑夜中輕輕盪揚。

一年的時光在彼此的分享中很快過去。故鄉不斷的招喚超過了心中的不捨。調職那天，您挽著我的手走過那長長的堤防，踏過熟悉的路徑，您一直送我到車站。分別在即，我緊握住您的手，萬千的感謝，不知如何說出，只有讓滿眶的淚水來代替！

別離後，我們靠書信、電話來維繫彼此的

友誼。放長假時，我也會北上與您相聚，最高興聽您訴說我曾教過的孩子們的近況。每次見面，您總會關心的問我：「好事近了吧？」我也乾脆的答道：「像您一樣不也很好。」一對一答問，這份深厚的默契往往引得我倆開懷大笑。

和您相聚的時光總是過得飛快。每次分手，您都堅持陪我到車站，直到目送我上車之後才離去。這種無言的關懷，常讓我感到陣陣暖意上了心頭。

因爲教學的忙碌，一段時間，我倆疏於連繫。一天，突然接到您的長途電話。聽筒中傳來您那既興奮又熟悉的聲音。您說：「此次放假，要去中部的太極峽谷玩。」下次的假期，您要我回石門，好帶我舊地重遊一番。放下話筒，我期待著和您再次相聚。

俗話說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」才相隔數天，這句話卻真真實實的印證在您的身上。當我從電視上得知意外的消息，我喃喃自語的說：「您不會那麼倒楣，您應該會逃過一劫的。」第二天，報章上醒目的死難者名單，卻把我最後的一線希望也毀滅了。

您走了，那麼倉促，毫無一點預示。璀璨的年華，青春亮麗的生命，是這般讓死神嫉妬嗎？

二年了，我再度踏上往石門的路，是來參加您的告別式。學校旁的青山依舊，長堤仍是靜靜的將它的臂膀伸向海灣，獨不見您的音容笑貌來迎我。

遠處傳來孩子們的哭泣聲，他們哭泣少了一位良師。飛紛的細雨洒落在我的臉上，已分不清是淚？是雨？我哭泣少了一位益友。

手中捧著一束馨香，來到您的靈前。我默禱：「蔡老師，我來送您了。彷彿就像您每次送我到車站一樣熟悉，爲什麼這次我再也牽不到您的手？您聽見了嗎？」抬頭望見您的遺照，您嘴角仍留著淡淡的一笑。

（作者：桃園縣內壢國小教師）